

困學紀聞注

學紀聞注卷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地理

何本載闕云萬斯同李野坡謂余云撰一統志矣必及人物人物自
有史傳諸書予其駭其說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
不足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
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語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
理不容闕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
李宏憲云飾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
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
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繁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
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千里南至某地
若千里西至某地若千里北至某地若千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千里
西南到某地若千里西北到某地若千里東北到某地若千里謂之八到惟
杜氏通典係刻木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謬或原
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
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典舉四至郡
縣志詳八到寰宇記仍李宏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

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集證玉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

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有槃之木出崦嵫之山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河出崦嵫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白張壽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崦嵫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按張壽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崦嵫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

鹽鐵論

論都

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

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

案論鄒篇以九字斷句下云川谷阻絕陵陸不通此所引有脫文

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

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

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

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

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鄒衍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怪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乃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瑋閭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西不斤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管子

水地篇

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

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

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

案闕本無齊字

晉之水枯旱而運

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

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此卽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

書地理志下凡民南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杜牧

罪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

唐書作十二三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何本載周云自周官屢言

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爲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但其形似不爲精密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與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損名以已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玉律愚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與圖以二寸爲千里何云元稹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賢堂中亦有之○元圻案唐書杜佑傳佑丁式方式方子攷攷字攷之善屬文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上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三故其人沈鷺多材

力重許可能幸若魏晉以下工機微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木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所以兵常當天下一晉書裴秀傳秀字季珍河東聞喜人也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狹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置形所以校夷險之故也有同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准望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 閻氏引裴秀語漢氏下當依本文增與圖二字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潒

川

見河渠書
潒通志

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潒川者乃今泉源

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

行二渠蓋獨潒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

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

閻按兗州之潒即禹所二渠之一渠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

漢書作碣

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

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武帝七年改元元光三年河徙東郡

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閩按齊都賦海旁出為勃不獨今天

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乎太史公天

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臚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

勃碣碣石蓋明顯矣程易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

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

郡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聲行義

有聲而後義具也集證玉海二十二篇符四年開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

校理李至上尊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書曰一卷考古揆今欲復河之故道又

有尊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元折案漢書地理志下有北平郡漢注

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溝洫志禹以為河所從來高水潯澤難以行

平地數為敗道強二渠以引其河北較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

同為過河入於勃海注臣瓚以為禹貢水有碣石入於河則河入海乃在碣

石也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欽定前漢書

考證臣齊召南按尚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固用

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

至漢猶如故也考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

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移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虜注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入勃海則史記于宣房既桑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齊說非是此說足以釋厚齋之疑東都事略李垂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丁謂惡之罷知亳州又文藝傳晁補之字无咎宗慤之曾孫也有雞肋集一百卷

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

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

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

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全云王存作建隆三年

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見九域志卷三今

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

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全云歐陽志作

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

邯爲雍王所都之廢邱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

縣

元圻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地後魏改首陽爲渭源縣龍右道一秦州大潭縣本良恭大潭兩鎮皇朝乾隆元年

合二鎮立大潭縣朱割山在縣西俗名白巖山輿地廣記十五皇朝熙寧

五年置渭源堡屬熙州有鳥鼠同穴山今謂之青雀山又岷州大潭縣皇朝

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熙寧六年來屬有禹貢朱圉山史

記項羽本紀項王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正義曰括地志大邱

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輿地廣記十五鳳翔府天

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既立卜居雍曰後世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又十三京

兆府與平縣本周犬邱懿王都之秦改曰廢邱漢高帝三年更名槐里晉置

扶風郡而改槐里曰始平縣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

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會稽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裕等則定輿地

廣記三十八卷盛陵歐陽志撰政和中作志爲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

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

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集證文選孫綽天台

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張仙於光明也丹邱蓋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

不死之鄉○元圻案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篇高誘註曰南方有陽穀極
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

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

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

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

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

集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腋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湖之間而胡某冒氏因之全云胡且

沅之風交澧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而胡某冒氏因之吳說之冒

收○元圻案朱子九江彭蠡辨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

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

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

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唯國初胡秘監曰近世吳詹

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妄証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瀝澤爲彭蠡

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蔡氏傳曰九江今之洞庭也

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澧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太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

口外洲當作澹口蓋傳寫之誤原注唐盧潘升地理志

入海今溪志云鹽夷中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縣志浙江出縣南率山東

東入海師古曰鹽音伊字本作縣其音同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

謂始蔑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

章北故二縣因為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韋昭曰縣東洲羅頤新安志

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裴宇記引

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

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鹽夷中不可

曉槐按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率蓋因形近而誤○元

圻案越語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

注姑蔑今太湖是也左傳哀六年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今東陽太末

縣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太末孟康曰太音如閭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始蔑之墟太末之里吳語越王使人告子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

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共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闕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非但蜀有棧閣也閭按淮南本經訓延棧棧道則宮室亦有之

全云宮室棧道見史記漢書甚多○元圻案齊

策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田單敗燕而反齊地故為棧道木閣而迎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

集證水經二十八西水又東南與楊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鮑氏校

定戰國策十卷尚書即括蒼鮑彪注秦策令向謂魏冉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注未詳疑為濟陰高魚元吳師道校注即引王氏此條以正之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

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

案見解題十二

愚按黃霸傳入穀

沈黎郡後漢荊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作都縣元

鼎

武帝二十五年改元元鼎

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

武帝四十四年改元天漢

四年

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

青衣主漢人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

汶山郡至地節宣帝五年改元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

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

山郡并蜀○元圻案史記大宛傳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諸吏入蜀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汶山郡欲地接目前通大夏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曰為武都牂牁越巂汶山郡班氏以沈黎汶山二郡旋即省并故不列於地理志然汶山之省書於宣帝紀沈黎之并不書於武帝紀亦記事之疎漏也 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黎州漢屬蜀越巂二郡唐大足元年置黎州取古沈黎郡為名按沈黎郡本在都地漢武帝開之置郡既而罷之又茂州本冉駹國漢武帝問其地置文山郡尋罷屬蜀郡

荀卿為蘭陵令案史記荀卿傳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

見漢書地理志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

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周按古靈陳襄號全云安定華子

詩亦誤周按瓊地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全云疑是淮陰之蘭陵當再考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

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人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圻案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冑用事召之不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諡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靈集二十五卷經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為司馬光而下三十人皆顯於時集序李忠定網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

原注隆為銅川令○案司馬溫公文中文子補傳隆字伯高

阮氏注上

黨有銅鞮縣

本漢書地理志

龔氏

何本載閻云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

注隋初置銅

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

閻按當作樓煩始統

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

忻州龔注是也

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

徒雁門郡呈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省廢又廢銅川○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宗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中說注十卷正義大夫蒲川龔鼎臣輔之撰龔白云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案龔注今佚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爲同

集註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

河南榮陽宏農三郡隋地理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元圻案中說王道儒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入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入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司馬溫公文中文中子補傳晉陽穆公名蚪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隆生通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

案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

文中子之教興

於河汾

閻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何本載閻云鄭註續乃西河云

龍門至華陰之地經鄭注翼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壩谷水注之注云壩谷側谿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河結壩連局接闊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縣城肅宗上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誤○元圻案司馬溫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汾之間中說事君肅楊素使謂子下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

出東南至淮陵問按陵似當作浦入海案此班氏自注文禹貢集解云

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為淮

陵國○案小註亦宋齊州郡志文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輿地廣記露泗州招信縣本淮

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

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

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注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

平下寰宇記全云樂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

里

見河南道十六

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集證山海經海內東

經淮水出餘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水經淮水又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閭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義考傳寅禹貢集解二卷存○元圻案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樂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於海外當太宗朝上之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漢志淮浦屬臨淮郡後漢志屬下邳郡蔡氏傳淮入海在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衣履天下

案師古註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純臨精好也麗華靡也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淄

屬齊郡

有服官

齊三服官見漢書平帝紀五年詔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

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

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

集證說苑反實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

節用中下

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集

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履纁屬首服統素為冬服經銷為夏服師古曰纁即今之方目纁也純

秦今之絹也。雖絹今之經紫也。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

原注

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集證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桑山壺山

浯水所出今山東莒州西南有靈門

廢縣○元圻案程氏大昌演繁露十四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現邪靈門縣壺山東北入濞從水吾聲則浯非結所自名也元次山浯溪銘序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瀕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名浯溪唐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係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作自釋曰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令為聖令烏鹵為斥鹵

閭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為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

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爾○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為鹵兮生稻粱呂覽先識覽樂成篇民歌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十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而呂覽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

而西門豹非知川何也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作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

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集證今陝西商州東

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陽縣西有廢長利縣鄖關在焉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昭十五年左傳而周不知

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

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

矣全云感燕雲之禍也○元圻案唐書地理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幽州范陽郡皆置大都督府北狄傳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契丹臣於突厥

咸通中部落寇光啓時入寇幽薊劉仁恭討之十年不敢近邊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唐廢帝下詔削奪石敬瑭官爵命張敬達討之敬瑭

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敬遠大敗敬瑄即位以幽
涿薊檀順瀋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宋文鑑呂氏大鈞世
守邊郡議曰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珠玉事獯鬻而商不知在周之時晉國
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士爲漢武求仙之處

集說玉海一百六十二唐太宗實錄正觀十
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隋有祠

室瑩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
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李少
君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

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收誓非至秦始皇通也

全云蜀記本不足據○元圻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
上世開國於中古劉淵林注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名蓋兆基於

蒲澤開明是時人民相驚在社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賀叢積三萬四千歲注又曰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

案今本水經所列僅一百一十六水

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集證云見通典四州郡唐六典注

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

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

壽良縣光武更名

案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良

又東北過

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

漢志千乘郡狄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

荷水過湖

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

漢志山陽郡湖陵章帝更名曰章陵

後漢郡國志湖陵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陵章帝復其號

汾水過永安則羈縣

順帝更名

漢志河東郡羈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

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

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

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

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開按王禪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

有久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舊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爲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

於此

全云是歐陽圭齋序文非王語

晉太康晉武帝初元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

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

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

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何水又北薄骨律鎮

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

案錢氏大昕曰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薄骨律鎮城皆注之瀕入經文者

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

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

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賢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自如山海經以

下皆顏氏家訓書證篇之文通典州郡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

郭注不傳閩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口璞

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何云按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故問文亦誤作七又

云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集證檢閱元補正水經序按隋志有兩水經一郭璞注一鄭善長注然皆不

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鄭注無所言撰人則繁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鄭

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

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疑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字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斯爲小川者也注桑欽水經所引之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鄒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百二十五十二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鄒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逆具魏書酷吏傳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今惟道元所注存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惟永樂大典有之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無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治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

全云字子年 拾遺記 謠誕之說程泰之錄 謂黃圖蓋唐

符秦時人 人增續成之

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問按王氏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集證按水經注引黃圖云

明臺上有九室又棘門在橫門外又柱南京北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
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又有船庫官後改
為縣凡四條皆今本所無○元圻案拾遺記漢太上皇佩一刀長三尺上有
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鄠山中有人歐冶鑄
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今所鑄鐵劍難成若得
公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社定天下上皇則解匕首投於爐中
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
於寶庫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
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又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
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
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
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
子歆從向受其術此二事三輔黃圖庫類問類載之與此文略同而以高祖
劍謂即佩之以斬白蛇者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輔黃圖六卷不
著撰人名氏晁公武據所引劉昭續漢志註定為梁陳間人作程大昌雍錄
則謂晉灼所引黃圖多不見於今本而今本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
皆明引舊圖知非晉灼之所見又據改槐里為興平事在至德二載知為唐
肅宗以後人所作其說較公武為有據又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其編者訂

關中台跡以三輔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秘
書省圖諸書互用考証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又小說類拾遺記十
卷秦王嘉祥嘉字子午臨西安陽人事迹具晉書藝文傳故舊本繫之晉代
然嘉實得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相晉人者非也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

問按南陽爲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遠之全云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

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類殷芸小說十卷宋殷芸撰邯鄲警目云或題劉鍊非也其序事止宋初或稱商芸者宜祖未祇時避諱也隋經籍志雜傳類與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歷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

素問云

何本無云字

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

右熱而左溫

元圻案書錄解題醫書類諸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此固出於後人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此四語見素問五

帝政大論篇第七十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

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
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非但見於此碑也

集證後漢陽傳光初元年有虹現書降於嘉德殿前注引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元圻案

歐陽公集古錄殿屋石漢素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陳國扶樂人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

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

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集證玉海百六十一唐書張延珪傳武后召見

長生殿此殿在東都又一百五十七唐地理志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東原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元圻案通鑑唐紀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武后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提酒奠中曰令二姬惜醉數日死又斬之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澀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效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又中宗神龍元年正月癸卯張柬之等迎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庶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

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忌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洛陽本東都武后居之改名神都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

出案章懷注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水經注汝水引墨子曰舜漁

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

陽服字疑即濩字元圻案水經注九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

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路史有虞紀注濩澤在今澤州之陽城墨子言舜漁於此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更始二年遣鮑永安集北方衍自計說永永曰衍為立漢將軍世祖即位遣使招永衍疑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自立功任用衍為曲陽令衍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今本云屬宣州按

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何云貢父云南陵薄太后陵耳全云明見外城傳何必引貢

父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見地志顏注不放地理志

何邪集證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朝

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霸陵○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蔡廉為南陵丞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唐書地理志關

內道京兆郡領縣二十無南陵蓋京兆之南陵唐時已廢而江南道宣州宣城郡有南陵遂據唐時之郡縣以入注而不攷地志以致誤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

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

明白閻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元圻案地理今釋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

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為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顯山者為

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為河水所經傳收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以釋蔡氏之疑宋毛晃禹

貢指南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

東諸侯也

蓋通

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

案秦昭王非楚

懷王入武關伏兵截其後即此

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

魏信陵君率五國之

兵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即此

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楚漢之際魏王豹據夏陽城秦臨晉韓信陳船欲渡臨晉即此○集證按武關在今陝西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在今陝西朝邑縣○元圻

案陳振孫曰賈子書漢志五十八為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為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凌駁不足觀決

非誼本書也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

客貧辛波路壯濶其辭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

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

案詩品曰鮑令

卿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

大雷在舒州望江

縣集證按隋地理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雷郡開皇十八年改名

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集證太平御覽六十五水經曰雷水南經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一晉
一派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

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

一步

原注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全
云元和郡縣志李吉甫撰○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鮑參

軍集十卷朱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庾
炎序中木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梁書鍾嶸傳嶸
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遷西中郎曹安王記室官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
為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鍾嶸詩評三卷或曰詩品晉書庾亮傳亮報
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余仕於吳郡

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
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也

嘗見長洲宰其圃扁

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

案吳都文粹載唐方干
茂苑堂詩米友仁記

余曰長洲

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

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

此後漢書續郡

國志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照

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

吳也曰宅有所据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

帝在江都闕按時贈諸葛穎亦有參論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

於唐武后時原注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闕按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

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無其地何本又載閭云

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儵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

苑同指在甌州者而言非東陽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密

其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閭闔所

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

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死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元圻案左思吳

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清池佩長洲之茂苑漢書

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濞之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

王不納乘復說吳王曰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夫漢并二十四郡

方輸鎔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呂

蕭宮不如長洲之苑注服虔曰吳苑韋昭曰長洲在吳東隋書文學傳虞

樟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奉詔與虔世南庾自直

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殺胡林在樂城縣

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

故以名之

集說唐地理志趙州常山即樂城縣本隸趙州大歷三年來屬

張濟民使北記契丹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拒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鄴西愁死崗得疾至樂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爲愁思崗訛爲愁死殺胡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編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朱白太素等撰

隋牛宏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入里奇章山爲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又云柳公綽呼牛僧孺爲奇章公以此○元圻案太平寰宇記一百三十九巴州其章縣本漢葭萌縣地梁武帝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入里其章山爲名其章山一名降城山是寰宇記亦誤作其章近與輿地廣記三十二原闕刊州路據宋刻本補云巴州曾口縣其章鎮本梁置其章縣熙寧五年省入曾口有奇章山縣名誤而山名不誤 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鶻鴈人在周襲封臨涇公開皇初授秘書監進爵奇章郡公 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第進士相穆宗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

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記偽爲之

今世所傳視漢亡

入篇矣

此晁氏讀書志之說

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

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踈

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元圻案今本所傳有宋汪晫編曾子一卷凡十二篇四庫全書著

錄晁字處微續溪人晁氏讀書志子部儒家類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日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歟視隋亡日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不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語他書者爲曾子七篇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問不容翽忽出曾子天圓章

原注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

名季宣字士龍

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

壽考乎

問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元圻案孔叢子語多不可信○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變也嘗為史賦

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處戰國之世避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大事記一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元年穆公尊事孔伋解題曰伋子思也通鑑載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三章於安王二十五年是歲嶺公之三十六年也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 薛士龍浪語集三十八葉問孟子題辭孟子學於子思資治通鑑外紀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二而周紀魯穆公薨子思見衛諸侯後此又三十有一年下距孟子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過多子思之年無乃過於壽考乎 劉道原通鑑外紀周紀八劉恕曰家語篇後敘孔子子孫及孔子世家皆云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答問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二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

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子子思弟子亦言與穆公同符必王亥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 呂薛之論實本於此

家語三思篇荀子有全篇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韓詩外傳三篇說苑敬慎篇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

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

廟爲是閩按南史胡沖之傳亦云造欹器狀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集證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

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

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集於魏文帝時漢七

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載家語蓋六篇之一也集證三國志魏劉邵

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籍志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皇王大紀曰黃帝作典凡之篇以警妄安作金凡之銘以戒逸欲

胡文定名安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

之韓詩外傳九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

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

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

曰某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

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桴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

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

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
當之者也某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

案荀卿非十二子篇謂它說如牟仲史駢
墨翟宋鈞慎到田駢惠施鄒衍子思孟子也

韓詩外

傳

四

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

何云韓嬰詩外傳當
引孟子求放心之論

所以止云十子不盡與荀卿同也○案韓詩十子
有范勝田文莊周而無它說陳仲史雖亦不盡同

愚謂荀卿非子

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

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元所案法言君子篇或曰荀卿非數家
之言倪也至丁子思孟軻詭哉吾於荀

卿聚見同門而異戶也

貴同貴荀文亦未能辨勝及此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鮪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元圻案此條非與上條相反乃所以實非斯假託之說也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荀曰新浴

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

之焦焦問本云元板作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案今本荀子焦作焦陽

當為域域荀卿適楚在屈原後屈原卒於楚頃襄王時春申君

年考烈王頃襄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荀子

三太子完也獨之則述古語矣○元圻案說苑說亦曰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荀子太略曰非其人而教之齋楊倞注齋與資同盜糧借賊兵也

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荀子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

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

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魯愚嘗考呂氏春秋明春論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

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陶即

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原注真與直相類○案盧氏文

昭曰窺或本是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交

化益作非朱表云伯益○元圻案小註引世本宋表語見陸德明易并卦釋

王霸篇畢年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年猶年籠

也何云古人多書皋作畢一字也天官書黃澤作澤全云山本皋夷作畢夷

畢夷果證楊倞註畢年未詳畢或作畢言盡年籠天下也新序作卒年又按益為皋陶之子列女傳作畢子○元圻案列子天瑞篇畢如殷敬順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腐

腐也全云不言者事耳非竟無言

也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

乃可與言也大略此莊子外篇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

荀子勸學篇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

之語本此元所案阿房宮賦唐杜牧作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

案大戴記亦作備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

知何本知作如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何云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

文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

葉熙寧舊本亦未為善常按新攷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

注文何云此校勘者所當知○元所案荀子賦篇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

家敗非其者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刊殘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楊倞

註五泰五帝也謝金剛師校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

從元刻與周學紀開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

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

謂堯存心於

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醴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見君道篇

又曰湯稱學聖王之

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

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

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

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

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

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見建本篇司

馬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

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周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為最先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

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等除那裏得來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

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

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闇則心說矣

全云周氏謂河間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為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功周禮一經哉以毛萇為詩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賈公為春秋左

氏博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廷未立學官河間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禹宋易猶能明其義

者使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亡乎○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
呂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舊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
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禮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
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
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司馬溫公河間獻王贊曰景帝之子
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
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
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

序亦然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法言十卷司馬光集註時惟李執柳宗元宋咸吳秘之註尚存故光哀合四家增以己意各

以其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

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與謝民師書亦謂

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何云以揚子為無得

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為監矣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擊况欲擬經益悖矣

○元圻案漢書揚雄本傳贊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揚雄劇秦美新文見文選矣

司馬公雖曲為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何云言稱

漢公法不法矣○元圻案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司馬溫公迂書謂莽自况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為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于篡伊周豈然哉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朱子通鑑綱目注云半通闕原注今按仲長統昌言

注十三州志曰有秩高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曉於

文辭荀彧開統名高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損益篇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為三辰龍章之服注十三州志曰有秩高夫得假半章印綬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綸綸一采宛轉繆絨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元注禮記曰綸今有秩高夫所佩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元之心學也

何云亦老子之學集證太元卷初一載心於淵美靈根測

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守初一閉朋牖守元有訓曰閉朋牖善持育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

案中說魏相篇子謁見隋主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

按唐會要武德元

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元圻案唐會要大內

門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案帝號門記隋義寧二

年五月二十二日高祖受禪於太極殿唐書高祖紀同義寧二年即武德元

年也豈因受禪之故而先一日改殿名歟唐皮日休文中子碑曰文中子

姓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建六經殿為

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其高

第弟子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見吾唐

受命而設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成書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元圻案中說天地篇齊韓

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 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正用文中子語可以證龔本之不誤然其意則論為論詩也故其下云漢有毛鄭師道可觀

封禪秦漢之侈心

案王道篇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河汾篤論

也房魏學於河汾

唐司空圖文中子碑曰房魏數公皆為其徒

而議封禪之禮

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

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百官復表請封禪許之更

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已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朱子綱目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顏師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范氏祖禹曰封禪責自秦始古未有也太宗方

明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 梁書許惲傳惲字昭哲高陽新城人帝詔文德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將欲行焉惲建議曰舜桀當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辨釣帝決云封于泰山禪于梁父此緯書曲說非盛德事不可為法上嘉納之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

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

注閉心捐欲也

集注按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象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

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元圻案王通稿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又曰顏延之王儉任助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天地篇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于春秋微聖經而詰衆傳事君篇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且典

記計興而史道誣矣

案問易篇史道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註當作

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

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恐非何云

此論不謂厚齊已發之○元圻案通典職官三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左傳晉侯使鞏朔辭楚于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則左右史非實錄也久矣

張元素問禮見魏相篇注云史傳未見元素蒲州人唐書有

傳注以為未見非也何云注最疎略當時隋書舊唐書想民間難得耳○元圻案張元素蒲州虞鄉人傳見舊

唐書七十五新唐書一百三新書傳稱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云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魏徵問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舊書所紀略同通鑑刪魏徵語不載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見王道篇此叔恬之言也

厚注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何云此論未為非周人之先固自窺於戎狄之閒矣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寧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治之未善耳何說謬○元圻案中說丁道篇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問之曰疑爾知命哉魏書高祖孝文紀稱帝聽覽政事從諫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每言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誠得致治之要其太子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與左右謀召牧馬騎騎奔代中庶子高悅道諫手刃之於禁中罪由自取孝文常戒恂曰字汝元道所寄不悞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其教子亦有方矣惟好用兵以致不詳至其孫孝明帝崩今朱榮乃謀廢立司馬溫公文仲子補傳云弟疑續叔恬即疑之字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魏相注云王績字無功嘗題

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文中子講道

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元圻案四庫全書別集類東皐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唐志載續集五卷陳振

孫云其友呂才編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今本止三卷或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續詩文集為此編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

之繁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義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吝者嵇嘯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伏義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吝者曰文王焉病伏義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義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盡也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

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元圻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

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爲天人乎曰眇然小乎所以屬乎人曠然大乎何獨能成其天禮樂篇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先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又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關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繁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道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齊州隆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爲

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事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無功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開皇末結庵河渚間以息身焉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病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祭仲長統文曰明道者昧進道者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恆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云云龍亢靡悔似當從集作必悔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品集作聲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

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

揚班之儔也案楊升菴曰此賦今不傳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

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原注可附申說注全云原注

是正文○元圻案中說禮樂篇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
山澤而有師廟之志子驟而鼓南風曰噫道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廣氏
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
釣者攜琴鼓棹而逝遂作汾亭之操 琴操李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
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元圻案中說天地篇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

劉下逮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緒者若填虎而夫子不應我其
未達與 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苑類格三卷李叔撰 唐書李百藥傳字重
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入唐官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
爲子所撰齊史行於時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撰四聲譜
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 南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
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
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首韻悉與兩句
之內角微不同世呼爲永明體○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沈約謂古詩有八
一曰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歌樂其
具陳今謹昔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問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謂如聲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鶯傾平聲字六曰小韻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為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

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

於文藝傳者勛勛勛助勛勛

原注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福

祚福時福獎疑即福郊也

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元圻案杜淹字執禮如時之叔也附見唐書如麻傳新唐書

文藝傳王勃字子安兄勛弟助皆第進士助字子功初勛勛勛皆著名故杜易簡稱三球樹其後助勛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勛亦有文劉禹錫宣歙

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王公碑曰常侍諱贊字華卿姓王氏
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
因家遂為太原和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清諸儒推通能明王道隱
居白牛谿既沒諡曰文中子文中子生福祚為崇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
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會祖也祖諱怡渝州司
戶參軍考諱濟揚州天長縣丞公具季子也案舊唐書一百九十九上王勃
傳止附見勳勳而不及助勳勳三人又以勳為勳之兄與新唐書不同杜淹
文中子世家并不及弟故云前世家之缺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

文載文苑英華九十七

云余州人也本家於祁

永嘉之際屢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

建元之恥歸於洛陽

案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六世祖元則元則生顯顯生蚪齊高帝受宋禪誅表繫蚪由是

北齊魏孝文帝甚重之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門

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

曲

中說周公篇太原府君曰溫子異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

始則晉陽之

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

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

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

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溪又注云此

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

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

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山

薛收以理達方莊周賦云樹即環林門成閭里姚仲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門人多至

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以上皆無功自註文然無功不及房杜

魏何哉句云門徒當以賦注為據鄭毅夫全云名無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

卒於開皇隋文帝初元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

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

皆霑襟集證堯氏讀書志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常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

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三○案中說王道
荀子在長安楊素蘇蕙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
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蕙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
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喟然焉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
皇十年出為朔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全云開朗太和

魏書孝文帝紀即位七年丁巳 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
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

亦一百一二十歲矣集證見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

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役而宣武立 而有問禮於子明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

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問禮於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

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隋書薛道衡傳

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遷位上開 通仁壽四年始

到長安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其書有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中說裴榮為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用此

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

何云讀書志亦兼探鄭發元所案杜淹

文中子世家曰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襄京兆杜淹趙郡李靖而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朱子文中子續經說曰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皆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是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

世說其言清以淨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

事迹具宋書孝標名竣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

何云巨山名嶠

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

召忽謂管仲為兄大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

之命小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

本云房元齡非也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〇元所案書錄解題

張巨山集三十卷嶠為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惶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嶠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今

四庫書目作紫微集蓋從宋史藝文志唐書儒學傳尹知章絳州翼城人馬懷素緒定秘書知章是正文字於易老莊書尤懸解管子註唐志宋

崇文總目皆作尹知章陳氏書錄作房元齡鄭樵通志又云尹知章註十九卷房元齡註二十卷吳氏讀書志以為房元齡註尹知章所託今攷房尹本

傳皆不載其註管子或亦不出於尹手未可知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原注施者大尺之名瀆田

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

手當據此地之實數

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

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元

案地員篇正作匡此避宋諱 宋史呂惠卿傳云手實法用弟曲陽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官為注籍尺椽寸土檢括無遺下至雞豚亦徧抄之計告隱匿資以貲三分之一民不勝困 東坡論管仲無後云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子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夫以孔子稱其仁即明稱其有禮然不教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宏羊滅族韋堅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醢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厚齋原注管仲子注文讀田悉從句下注云讀田謂穿溝洫而經田悉從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傅子金云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案傅子語劉恕遠外紀引之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

民以術傾隣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見輕重

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二十五管仲傳曰

增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隣國於是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

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乎報之尚何以窮哉 朱子語類管仲非
仲所著仲任齊政事其多稍聞又有一篇之端法不聞關工夫著書人其
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張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者之并
附以他書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毛嫱西施吳
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 傳子首司缺校尉鴛鴦于北地傅元撰隋唐
志皆載傳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 四庫書從永樂大
典所載編綴總為一卷厚齋此條所引不載卷中 書錄解題別史類古史
六十卷蘇轍撰因司馬遷之書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為七本紀
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小臣 呂

氏春秋審分竟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

時常以管子為正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取以為證○元圻

出賀堂上唱善者出一口公作色太息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
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贊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曰此諸臣之不肯
也此王氏所據也君道篇又云晏子對景公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
不中則弦章侍一篇之中而前後互異說苑果不可據王氏偶未詳攷耳新
序雜事篇又云臣不如弦章

黃帝六相一日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元圻案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別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為農
者黃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
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道鑑外紀引用此文惟正尤改為風
后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黃帝命牧皇尤殺之于中冀皆不云為黃帝相而
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周書黃帝紀蚩尤殺之于中冀皆不云為黃帝相而
風后之名見於史記帝王世紀論語摘輔象諸書故劉道原改之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

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闕按馬公靖以為蓋古塾師教無管
子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何

云馬驥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元圻案漢書藝
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註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國語管子
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開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若者言敬其
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又管子曰君若欲速得志
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
一章

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第七獨得諸河上

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辯之元圻案此見景迂跋王弼注老子語四庫全書提要見

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奏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為拱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君

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即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云然隋志道家藏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又載梁有魏國河上丈人注老子經

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隋書經籍志道德經二卷今存唐志傳奕

注老子二卷今四庫書不著錄畢氏元道德經攷異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作者數十本雅唐傳奕多古字古言且為世所希傳故

就其本互相參校云云今收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氏云附第二十七章衆人當善救人故無棄人常老

教物故物無棄物攷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然則傳奕不以此文謂兼老子本書也晁氏所見奕注非即畢氏所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第五十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

以修身朱文公謂能齋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
已有所積復養以齋是又加積之也

原注王陽注本作
早服而注云早服

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
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雖餘也
又云朱子與黃直卿手舉曰伯

登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
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為高弟蓋據及翁所
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惠名士經一名伯休甫田人移居汝朱
子於建陽○元圻案何注一名伯休四字從闕本增東坡韓非論云太史
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處少思皆原於
道德之意實讀而思之事實有不相謀而相成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
陸放翁方伯墓墓誌見淵南集三十六

生之徒十有三

第五

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集論韓非解老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弱之謂徒也○元析案陳振孫曰石林老子解從之宋邱祖賓朋妻語曰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為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容齋續筆九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惟蘇子由以為生死之道以十百之三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

原注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

欲是說無欲○元析案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晁氏讀書志道家類王安石注老子二卷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欽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朱子語類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故句者不安也

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

集證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

此卽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元圻案文子十守篇老子曰大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汚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

谷神一章

第

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

循天之

謂養生之

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

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元圻案里氏攷吳越德明曰谷

河上本作谷云谷養也見釋文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引亦作谷神是與河上本同見釋釋馬公儲釋史曰谷神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谷成所說老子爲尹謨蓋述而不作按莊子引谷成氏曰除日無虛無外無內則谷成氏固有書矣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

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

其書稱平王問道

厚注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其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案平王問道見今本道德篇其言曰玉

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上德篇荀子勸取之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上德篇汲黯取之注見下條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符言明德后取之後漢書后紀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明帝崩后為皇太后章帝

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曰馬氏無軍功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用兵有五

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

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道德篇魏相取之漢書魏相傳上與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山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敏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上德篇董仲舒取

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臨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自然篇

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

第

班固贊杜甫同客韓愈華臣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微明孫思邈取之唐書思邈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而虛照降

等師事之答照降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德均則

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上禮陸抗取之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

佈抗則都下政令多聞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欲治

之主不世出下禮王吉取之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夫曰欲

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追遇其時言雖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解解今本文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上仁枚乘取之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臨人也為吳王諫郎中吳王謀逆乘奏書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云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

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上禮鄭昌取之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傳 大夫鄭昌 忠臣直臣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排

上書頗寬後曰臣聞山有往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藜藿為之不采

云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下德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

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微明越絕德序外傳記曰夫差狂或賊殺子胥勾踐王賢種為誅范蠡

忠臣劉子書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上德何休

注公羊莊十二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

之行守弱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精微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皆見此

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元圻案漢書藝文志

弟子與孔子同時而得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厚齋藝文志攷曰今本十

一篇道原至上李選注豈通折之與吳氏曰書子建妻引文于李善注以

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圓曰陶朱成南於辛文 柳子厚曰文子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取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上卷

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

薪之言出曾子當攷

元圻案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潁陽人學黃老言治吏民好清靜擇吏丞任之又曰始黯

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已而宏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

抗志篇

云老萊子謂

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

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

問按史記老子傳亦

云當從國策

元圻案厚齋漢藝文志放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大戴禮云德泰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說苑常推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
常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
剛耶又以爲老子對常從之言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案見列子天瑞篇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呂氏春

秋慎大覽下賢篇云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

必以年下云是倚其相於門也然則與子產同時元圻案高誘註子產壺邱子弟子

篇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又黃帝孫云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
子有二師也漢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敬
噴釋文或名圉寇厚齋藝文志攷柳宗元曰劉向別錄曰列子鄭穆公時
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鄭析史記鄭當公二十四年鄭殺
其相彌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遠
誤爲鄭耶王氏自註曰或謂鄭繆公字誤爲繆公宋葉大慶攷古竹疑三
曰鄭繆公立於魯宣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
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園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鄭繆公之薨
五十五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
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况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
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
鄭繆公三百年矣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

列禦寇有遺之士也若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道之葉
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史記鄭世家端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
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端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
以繆為穆歟然大慶未取遠以向為誤讀見蘇子山古史列子傳亦引繆
之事以為繆寇與繆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
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

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故上云國不足此
條非本義 全云厚齋蓋有為言之○元圻案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國
四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何云列子亦寓言○元圻案仲尼篇禹太宰曰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
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 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狐父之盜

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曰將有適也而
候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殮以饋之

史記

曹相國
世家

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下謂

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

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案下云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

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元圻案容齋續筆十
二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漢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
之終曰陽子居西遼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相
舍者避席煬者避寵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懷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
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餽然後語而笑曰是同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時者勦之以人其言兩
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今之莊周書寓言集二十七卷之以讓王盜跖說劍
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悠然冰釋也子按列子書第
二篇內首載禦寇饋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二節正與東坡之旨異
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

五峰

與張欽夫第十書

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

略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
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

之法

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

原注漢古今人

表作輪邊○元圻案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精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精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莊子外篇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精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讀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夫淮南子道應訓與莊子略同糟魄作精粕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

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日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

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范氏案耳受口傳即道器論說王介甫書洪範傳後曰古之學者默問以口而其傳以

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厚齋之意似本於此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嚅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

六百一十七引

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

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川意如井魚者吾爲鈎

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

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集證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對客李善注所以與今本同

初察問按初察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

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元圻案齊物論南郭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

謫者突者吹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洽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謂調之刁刁乎陳振孫曰王安中字檢道官尚書

左丞晃以道爲無極令安中既第修邑子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爲學當謀初何患不遠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察其議論聞見

多得于以道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矣原注張文潛銘尚瑤曰造物則矣句法本此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張文潛尚屯

田嘉謫公諱瑤字某蒲川人景祐元年進士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銘曰有涵商公甚責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蓬位下同直荷不使年造物則矣

飾小說以干縣令

雜篇外切

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

原注

有進士程文月此犯聖祖諱 集證唐藝文志道士成元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元英字子實齊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

謂惠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為五

徐無鬼

列子

仲尼篇

釋文

公孫龍

平原君之客

字子秉

原注秉謂公孫龍也○元圻案列子釋文唐殷敬煩撰舊散附於張湛注中消亂不可別與化任大椿老田於道藏中得其原書遂版行大椿乾彥已丑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御史其官禮部時與元圻為忘年交資而好學篤行之士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釋畜雞大者蜀

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

雞為小也未詳

問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元圻案夷桑楚庚桑子日奔蜂不能化養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其才固有巨小也陸氏釋文越雞

司馬彪向秀云小雞也或云荆雞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

已矣事其心出人閒世

元圻案人閒世仲尼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親者不

擇事而安之患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服至於悅生而惡死

呂吉甫

呂惠卿字

曰聖人之所以號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

焉

此引外物篇之文

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

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何云

殊不足取○元圻案青錄解題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甫撰郭象注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或問朱子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只在齊魯滕薛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

益固

元圻案外篇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元圻案四庫全書莊子提要郭象字子元河

旨統向秀於傳注外別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斷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則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昨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案秋水篇與道大案句釋文云塞向紀帶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篇者尚未必實錄矣南史徐廣傳廣撰晉紀時有高平鄒紹亦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箠播精

人冊

文選

夏侯孝若東方朔贊

注作播精

集證莊子釋文播精

如字一首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箠撥精言賣卜按釋文數字必精字之誤山海經去精用徐米注精祀神之米離騷懷椒糈而要之注精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簡財卜問曰貶从貝正聲讀若所然則播精當作播貶○元圻案李善注精音所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大宗師注

李太白詩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

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齊物論注邯鄲枕南柯

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

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

出於此集證沈既濟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

尚未熟也李昌齡樂善錄淳子夢盡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

榜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槐出與南柯郡二十年許及覺命掘槐下窮其穴直

上南枝即南柯郡也夢大槐復命掩之○元圻案晉書儒林傳杜夷字行齊

廬江濡人也少而恬泊操尚貞潔博覽經籍閉門教授徵辟並不就所著

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文子原道曰天常之道生成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

物特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郭象注本此東坡夢齋銘

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

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銘曰我觀世人生

非實中以寢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諸所遺齊執成堅如邱山高

莊子

齊下

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

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

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

原注說苑反質篇載禽滑釐問墨子集證墨子耕柱篇作駘

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滑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元圻案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列子湯問釋文滑釐音骨理墨翟弟子也

庖丁解牛

蔡主

行其所無事也管子

初分

云屠牛坦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莫鐵

注莫猶創也

則刃游閒也賈誼

駢事

疏

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

詩語也

元圻案楊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朱子語類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

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胡子知言云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之衆一月全牛萬隙開也書錄解題儒林類胡子知言一卷五條胡家仁

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師之

王坦之著廣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

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元圻案王坦之字文度湛之孫述之子晉書本傳謂坦之

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藝莊論論具載本傳 胡文定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春秋以道名分之言 朱子語類舉天運天其運乎一義曰數語好是他見得如此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

豫且事有二說苑

正錄篇

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自

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者也

集證薛綜注引說苑

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

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

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外物篇

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

也繼序按豫且即漁之二谷聲

郭象人問世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問本

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何云方本已云獨○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朱子因是書作韓文考異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

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放言詩謂

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

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
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
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莊子齊物未
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
不和無私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張文潛柯山集有老子論此條所引蓋論莊子也今本柯山集從永樂
大典錄出較舊本多十餘卷亦不載是篇

莊子逸篇

陸德明敘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
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
元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修之首何云首
猶篇也
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案敘錄作
三客齊隨
華十二引
之亦作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

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

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

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

莊生之旨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集證

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隋志司馬彪

輔元秋好元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 史記老莊列傳長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莊子畏累

虛篇名也按今亦無此篇 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三闕奕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

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魃鬼。黔首不知，以為魃祟也。集證引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二字不應見莊子。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元圻案引見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二人事部。元圻案已見藝文類聚十九人部二。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同本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類。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此。元圻案六朝事蹟大巫山在溧水縣北四十里，小巫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載此教詳○元圻案此條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又案左思魏都賦理秋

御蓋注引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

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

駕尹儒作尹需而文亦增多二十二字蓋彼注有節文也當以魏都賦注為

正漢書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

空閣原注一作門○案宋玉賦空穴來風潘岳悼亡註引莊子亦作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

能苦其性者原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義而全其葉似鳥喜巢其中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註引見文選宋玉風賦○元圻案藝文類聚八十八載此條無第三句註文亦小異多缺

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原注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統所以有謳歌抑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全云

原注是正文集註引見世說任誕門注○元圻案世說注引司馬彪注斥

疏緩也之上○有縛引樞索也五字西陽雜俎砥誤引司馬彪注曰縛引拒

索詎按歌斥疏緩苦急此言引縛謳者為人用力也與世說注所引不同

庚市子堅之毀王也

方快山云王作王命注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

無慾者也人有爭則相鬪者庚市子毀王於其間而鬪者止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集說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

案藝文九十載此條無前字

為誰對

曰子路勇且多力

藝文作子路為勇

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

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

名

藝文作其名為鳳

為鳳鳳之所居也

藝文無鳳之也三字

積石千里河

水出下鳳鳥居上

藝文無此八字

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球琳琅玕為寶

太平御覽作寶藝文同

天又為生離珠一

人三頭遞起

藝文作遞起

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

仁右賢左智

藝文作右智左賢。○集證引見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按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莊子云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曰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瑱校高百二十仞以琳琅為實與此小異。

善卷堯問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元圻案引見御覽四百四人事部四十五而舜師之作而為舜之師。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仲尼讀

讀今本太平御覽作誤

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

集證引見御覽一

百八十六居處部。元圻案原注文亦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八十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吾衍問居錄曰古人穴地為竈故席地可憑其觚。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

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原注羊溝陽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一十

入羽族部。爾雅翼陽雞私取狸膏塗其頭報陽無敵此非有屬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間徑之氣則畏而走。羊溝亦作陽溝爾雅釋畜雞三八為雞

郭璞詩陽春巨卿古之名雞。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一載此條多莊子謂
惠子曰六字原注是可馬彪注如亦見藝文類聚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元圻案此條見何嘗當考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何云抓玉篇古華切引也。擊也。集證引見文

本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元圻案汪藻浮溪集種德堂記百園之木其始
生也數寸之葉耳足可搔而絕手可搔而拔亦作搔。字林搔先牢切抓壯

文切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集

引見文選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顏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

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

填河此耳學之過也。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之堦句無之字堦作危榆

作枝八十八引莊子與此條所引同。文選陸士衡贈馬文熊詩注引莊子

日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從風而起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與此文同又引

司馬彪注曰堦最高危險之處也

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

集證御覽作其

服博戲其睫流偽

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鷄愛子忘親

原注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元折案爾雅釋鳥鷄鳩慈雉郭註鷄大如鴿似雞雉鼠脚無後指歧尾為鳥慈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

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原注酒尊也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同人事部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元圻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夷部今本作將子曰蓋莊字之誤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棄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

遠注作施尾

於堂葉公見之棄

遠注作棄

而還走

遠注作退走

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

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

集證引見文選任彦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荒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

病部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

見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集證引見藝文類聚巧

而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原注喻聖主之法明好至不敢

邊韻兩傳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

案語當作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

將救之簡子愀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

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人。元祐。宋。今本御覽作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殺之簡子還車曰今吾田也得士文多缺誤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殼弩原注一作弓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

公孫龍

新序作公孫襲

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

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

齊景公之時

原注齊一作宋

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

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

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

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

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元圻案亦見御覽四百五十七

藝文類聚六十六載此條文有增減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原注一作視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原注輒繫者也。一作輒。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元圻案史記李斯傳註索隱趙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營之視肉而食。或蘇子亦有是言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

食之。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元圻案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集證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補註

魂之生也。八季春。五日而蒐。十月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句而葉成

原注鵲為布衣布衣為布衣此物變也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元圻案今

本都覽誤作淮南子。藝文類聚八十八載莊子槐之生也云云無更句二句

盧敖見若士深目為耳

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若亢鋸之柄

原注亢舉也。禮有所斷謂。故樂統之柄以斷物也。
御覽七百六十三器物部。元圻案注亦見御覽

集證引見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

淫佚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集證引見御覽

六百七學部。闕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

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

案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止定為三十三篇是逸十

有九篇也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

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問見之斷圭

碎璧亦足為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問按漢

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為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

論焉任事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罪之未制

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霄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

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劬戰不能難也故謹滴

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

至滅亡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

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

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夫

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曉福

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充

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

變異怪以襲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後出愈奇令遠賞深罰峻刑嚴新服

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相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懷盜賊愈多

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然而冰寒而入火所苦難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

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割也。蟻螫著面不可射也。螻蟻著身不可斫也。夫
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
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
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
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議。坎
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窮窮之獸。不避兕虎。其身非易事理然也。全
云張南。語子曰。道德指歸。前有各神子。乃其曰。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
班氏。趙明帝。諱更之。為然。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
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
為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答之。蓋
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問者。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補。
何其獨也。其所引亦不完。而解之。言數師。然余并疑是書。乃歷本。元圻
案近仁。和御史孫志祖。讀書錄。續編。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數十。然未盡
也。穀梁傳。哀二年。疏引莊子。楚人賈才及。情者。見人來買。牙。即謂之曰。此牙
無何不。微見人來買。櫛。則又謂之曰。此櫛。無何能微者。買人曰。還將爾。不刺
爾。櫛若何。顏氏家訓。勉學篇。引莊子。喚二首。文選。吳都賦。注。有繫謂之。繫。無
謂之。解。西征賦。注。引襄公之應目。夷知大體者也。難蜀父老。注。引兩和女。泥
於白水之上。都過之。而趨。日治天下。若何。女曰。股無腠。脛不生毛。顏色烈
寒。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藝文類聚。二。引陰陽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
陽不爭。故為露。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雷又陽矣。陰為虹。八引水靜則明。濁
則泥。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又引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
地動。入十七引。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九十一引。鷄為鵲。鵲為布穀。布穀復為

此物發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梁麗可以衡城。司馬彪注麗小輪也。皆今莊子所無。又南史何子期嘗為敗家。賦擬莊周馬捶。蓋馬捶亦逸篇也。愚案列子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注。今莊子無此。交陸德明莊子釋文遺逸。從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此下更有育者無以與乎肩。日之知夫。則者不自為假文。履今遺逸。遊亦無此。二句天道篇水靜則明。切韻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與藝文類聚八所引稍有不同耳。不得竟謂之逸文。若初學記所引梁麗可以衡城。見在秋水篇。孫氏或宋詳考。

太平御覽

九百八十
三香部

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

熾。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

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

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

膏燭以明自煎。全云楚老父之言見於龔勝傳。元圻案史記蘇秦列傳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殺秦。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并既龔國遣使迎勝。勝不食。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厚蒸呂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謂。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

見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案北堂書抄一百二十九引尸子作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

又曰蒲

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九年而服

師曠

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

漢書稱孝已

漢書陳平傳今有尾生孝已之行注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又武

五子傳孝已被謗伯奇流放高宗致後妻之言故之

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紀曰孝已母早死莊子外物篇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莊子稱蒲衣子

應帝王第七篇缺問於主倪問而四不知醫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云云

其事見此

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元圻案周書太子晉解晉平公使叔

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種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師曠曰請使朕臣往師曠見太子云云師曠曰王子汝將為天下

宗乎史記荀卿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佚為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漢藝文志班固自注又以

佚為魯人後漢書呂強傳註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見文

選陸士衡猛虎行注 集證水經注沂水條盜泉出沐城東北卞山之陰尸
子曰孔子至於勝母巷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
考證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即斯泉矣淮南子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
樂不入朝歌○元圻案漢書鄒陽傳陽齊人也景帝少弟梁王待士鄒陽之
梁陽爲人有智略不苟合羊勝公孫詭惡之孝王下陽吏陽上書曰臣聞盛
節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展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回车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

太平御覽有
厯山二字

也荷彼

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

太平御覽有
其漁二字

雷澤也

旱則爲耕者鑿瀆狩

狩太平御覽作
儉儉與險通

則爲獵者表虎故

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見太平御
覽八十一

文心雕龍

祝盟
篇

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

之祠田豈他有所據乎

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
莒人官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凡案

程子見家語

致思篇

子華子見莊子

鑒室篇

近有子華子之書

謂程本字子華卽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

子之師水心

葉適字正則水心其號也

銘鞏仲至

全云名豐東萊弟子

所謂程子

卽此書也朱文公

讀子華子漫記

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

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

集證玉海五十三書目儒家子華子十卷載刻向校錄序曰向

所校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重複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元圻案莊

子譚王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信侯昭信侯有憂色朱子曰此

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

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

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或云王銍性之姚寬合戚多作偽書二人皆

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觀其書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

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

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云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

君二祥蒲壁等事皆剽他書傳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

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

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

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娶與杵臼以死衛之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甚明 吳公武曰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 葉正則輩仲至墓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怙固之心蔽賢者達天地所法固使之氣沮志奪拂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地敗而辱激故是言也 日知錄莊子所云子華子乃韓昭釐侯時人按史記年表韓昭侯元年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二十一年其非孔子所見之程子明甚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宏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

萇宏叔向之沒久矣

元圻案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萇宏也爲萇宏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

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倖遣其書周君之庭周以萇宏爲賣周也誅萇宏說苑記誅萇宏事與韓非子略同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

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法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

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

解聖言至此

集證劉歆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隲淵而論四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蠹韓非子篇名曰周去秦為從其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

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

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衡之事未詳方樸山云衛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

衛亡於衛正相對望 全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

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三十六周君王赧卒

說疑韓非子篇名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野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

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

雅侈案在下中今本作推餘皆闕呂氏春秋仲春紀富象篇云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畢氏元曰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慎大篇皆作于辛說苑尊賢篇作于辛岐踵戎墨子諸書

多作推多高誘註惡來嬴姓飛廉之子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

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高誘

註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虢石父譏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畢氏按墨子作染於傳公夷蔡公毅此四王者

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在下榮夷終卽榮

夷公虢公鼓卽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多○元折案此墨子所染篇文 傳子矯遠篇

桀信其佞臣推多以殺其正臣陽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

正臣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故伐之 晉語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姬問焉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譏於申生

韓子和氏篇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

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

焚之無異也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和氏符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

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

閑冗宋景文

屬疾第五首

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

原注

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元圻案四庫全書韓非子提要曰韓子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瓚注然瓚為何代人非亦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非何所據也

又問辨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

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

厚鄧析之言也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子十四篇列子釋文龍字子乘越人史記荀卿傳趙亦名公孫龍為堅

白同異之辨平原君世家公孫龍能善為堅白之辯及鄧衍趙言至道乃細公孫龍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物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貪而片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漁者持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說林下呂太史

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

本此

集證說苑說蠶蠶欲蠶人見蛇蠶莫不身凝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

叔瞻宮之奇

二人似見左傳

亦虞鄭之扁鵲也

案此韓非喻老篇文

後魏崔

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

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此二語宋子語類解可

劉裕之平逆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

元所案史記扁鵲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桑公奇之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始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瘕

結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常授太宗經書與軍國大謀浩曰臣嘗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云云通鑑晉穆帝紀升平元

年秦東平王苻堅素有時譽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駿下宜請而致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

遇諸葛孔明也堅廢生自立免左丞相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材修廢政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泰民大悅又升平三年燕主

慕容紹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恪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恪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晉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稱帝遷帝為平固王居之潯陽三年下鄧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為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弑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顯學篇

劉夢得用此語

原注恃作倏○元圻案劉夢得答連州薛郎中論書義書曰語曰倏自直之箭則百世無一矢倏自圓之

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耳劉夢得名禹錫白云系出中山唐書有傳

鉅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

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君之以毀發亦以萬金為開三國遂墟矣○元圻案外儲說左下鉅者齊

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為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

復以治郡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 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殷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字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黨譽者併烹之 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為反間趙王使趙蔥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開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解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 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將鄒客令殺公子於魏王魏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卒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外儲說右此名

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問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問之鄭長者

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鄭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子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固以為名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

聖諫監司九卿治其屬監司治其屬斯言不可以韓非廢開按韓非者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難一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開按史記作共

呂氏春秋作敘淮南子問訓與韓子同仲尼問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

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案史記趙世家三國共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

同日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事在孔子後孔鮒

已辨其妄孔叢子答問篇昔我先君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

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

是則此多好事者皆非之罪也馬氏釋史曰知伯之滅去孔子卒二十

七年然傳記若此者眾說苑齊賢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邱負

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

成王時以為平王繆矣

原注甯子當趙○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城濮之戰在楚威王四十年應穆莊共

康叔教靈而後平王立又正諫曰晉平公好樂多賦餼治城郭有咎

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納之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告犯晉文公舅平又權謀曰石乞侍坐於屈建

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屈建楚共王時人又喜曰介子

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介子推從

亡文公得國隱而死不聞有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

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

上集證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上注文遷魏都賦西征按犯

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

述紀之誤也新序雜事楚共王逐申侯申侯成王時人共晉

文過樂武子也武子樂書也晉景公十三年葉公諸梁問樂

書中平景公文公之孫

王鮒

秦王鮒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葉公諸梁見哀十六年

皆不同時

韓子

十過篇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爲君亦未之攷

集證元吳師道本趙策直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爲君矣

韓子

內儲說上

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

集本

東門外

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

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

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

似順論慎小篇

云吳起

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

於邑中日明日有人能債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

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

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表來
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

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

年徙木予金

事見史記
商君列傳

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元圻案容
齋四筆六

商鞅變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
乃下令吳起治西河云云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敘起
史記吳
起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而烈王立七年而顯王立顯王
八年為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說文

學部

古者宿沙

今說文作風
古宿風通

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

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

一魚焉

見太平御覽
九百三十五

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

雖十宿沙不能得焉

見御覽八百六十五
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
王氏攷曰隋志五卷

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史記魯仲連列傳魯
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遊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

鵬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鉄篇用齊語

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

言哉

元所案博選篇曰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所役者至樂勞苦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其徒處

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其徒處亡國與役處誠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

視指使則所役之人至若忿雖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王鉄篇鵬冠子曰其制邑里都使職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篇篇置有司後皆取此篇爲之長十篇爲鄉鄉置師

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齊語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

人焉以爲軍令世兵篇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又曰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

吉凶同域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又口至德無師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

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烈士徇名貪夫循財至博不給知時何

差 賈子鵬賦稱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
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又曰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又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又
曰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大徇財兮烈士徇名夸
者死權兮衆庶每生又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又
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體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柳子厚
辯鵩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鵩冠子吾意好事者
偽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道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
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鵩冠子遷徙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
時有其書遽豈不見耶 書錄解題道家鵩冠子三卷陸佃解案漢志鵩冠
子楚人居深山以鵩爲冠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
也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凌郊言也好事者偽爲其書反用鵩賦以
文飾之自今考之柳說爲長 李善注文選鵩賦多用鵩冠子顏師古注賈
誼傳略不一及豈所見與柳子厚同歟

戰國 秦

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元圻案尹文子大道下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

謂鼠未暗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 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
鉗俱游樓下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見慎

子

集證不聰不明四句在亡篇中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元圻案舊錄解題法家慎子一卷植人慎到既漢志四十二篇先申韓申韓之唐

志十卷滕輔注今纔五篇案莊周荀卿書皆稱田駢慎到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

吳子

初見魏文侯

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

桑氏也

原注一本改桑字為乘誤。元圻案漢志兵微謀吳起四十六篇今存六篇說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米高似孫子略謂

其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

程子

伊川

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

勢

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集證舊公注部

曲為分什伍為數。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

漢志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舊操制

其繁剽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孫子列傳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牧之言固未可以為據也 多多益辦史記淮陰侯傳作益善此從漢書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

原注見說苑○反質篇

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元折

案班固自註曰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韓子

外儲說左上

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

邕謂唯郭有道無愧呂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

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問按番音婆番音趙地名漢為蒲吾縣今之平山縣

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元所案後漢書郭太傳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直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愆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唐書劉又傳劉又者一節之士問韓愈接天下七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資客因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篇當參及伊尹

聖人之開筮龜過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避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問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元圻案今本鬼谷子作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人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厚齋此條所引據太平御覽孫子用開篇背殷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問考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新舊唐書作三卷蘇秦張儀柳子厚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晁氏讀書志曰史記謂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張儀秦者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九牀篋

轉九牀篋今亡

三章然秦儀用之

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

見其間與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

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

之道文心雕龍論說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

術原注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熟然後用

飛鉗篇曰引鉤藉之辭飛而藉之鉤藉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量能立

勢以鉤之或伺候見端而藉之周禮春官典同正義鬼谷子有飛結揣摩

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田儼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全云唐人

短經十卷修談王新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集證漢志從橫家劉子五

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元所案漢書劇通傳劇通范陽人也通論戰國說士

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傷永史記田儼傳太史公曰劇通者

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八十一首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

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又主父偃傳主父偃者南

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又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剛暴強人也劉向傳戰國

策序曰書本號政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
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漢書張湯
傳注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說隱繆用相激怒也又蘇秦張儀之謀
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漢書藝文志諸子之最先

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
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

賈誼書脩政語下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元折案

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魏相奏記霍光
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與早卒之說不合攷漢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
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 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
肇始莫先於斯 唐遂行注鬻子序曰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著書
二十二篇名曰鬻子編秩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
篇未知孰是

呂氏春秋審分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

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案高誘注陳駢齊人也作
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

死等古

陽朱貴已孫臏貴勢

孫子有勢篇

王廖貴先兒良貴

後

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荀子

天論

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

於先

楊倞注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

老子有見於詘無

見於信

注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

畸

注時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注宋子名鉏宋人也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見少而不見多也

墨子有見

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已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

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

柳子厚作

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

職篇云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

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元折案楊升菴

謂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今案傳中實兼取其意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見本傳

於呂氏春秋

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

權謀篇

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

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

案宋義大慶攷古質疑四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以至春秋之

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嘗亡也又周威公乃常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

呂氏春秋先識晉

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

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

為知幾

元圻案史記六國表周元王三年晉出公錯立定王十三年晉哀公元年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四卿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當

在定王之十二年周本紀定王子哀王哀王弟思王思王弟考王相繼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然則晉出公亦卒於兩周

未分以前

孔叢子公孫龍城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何云牙字乃耳字篆

文作耳傳寫之誤集證繫辭傳藏諸用鄭本作城惠棟云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漢書皆以城為藏○元圻案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言城三耳甚

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平原君曰曉昔公孫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城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城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

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呂氏春秋審應覽淫辭篇作三牙案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損耳畢氏校云尸子韓非子作積牙皆諫轉

夫之此誤耳為牙之證畢氏於淫辭篇校云餘姚盧氏作三耳是也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

見漢書本傳

新書云五美附

原注見五美篇

業

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

案誼本傳疏曰臣聞之履雖弊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直履新書階級篇作弗以加枕弗以直履

韓

非子

外儲說左下

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

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

見本傳政事疏顏注

此語見六韜

第十篇

主上之操也

亦見政事疏

語出尉繚子

元圻

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有金版六韜經傳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韜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此名然即以為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韜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韜別為一書顏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率合附會歟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八當六因時不知其本末

漢志錄家有尉繚子二十五篇兵形勢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
兵家傳二十四篇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
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
於此集證晉書列女傳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黃帝
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
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賈誼書

禮

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燠

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

媼當作媼

元所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后土富媼張晏曰坤為母
故稱媼刊誤曰言后土富媼者出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媼當

作媼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媼有二義一曰媼媼天地合氣也一曰
媼媼也富媼以烟媼為義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媼物時
熟之意

鹽鐵論

劉歆

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

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

問按暑氣多天

寒氣多壽出淮南地形訓

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

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温飢飽之

為修短驗於物者也

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

論養生者蓋於此觀

之

原注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脈以煩通○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物理論云云見藝文類聚醫類

淮南子

說山訓

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

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

方樸山云此狙公賦芋之說

為魚德者非

挈而入淵為鰥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

案荀子天論訓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聖人順其天政亦此意

亦見文子

上德篇

此柳子種

樹郭象傳之意

文子

道德篇

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鼃聾無耳淮南

子

說林訓

曰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

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

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

龍聽以角不以耳

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閩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集證山海經龍聽以角之

說宋黃東發會聚之不知所據何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聾本草注引生音論云龍耳聾聰故謂之龍亦龍聽不以耳之證○元圻

案王淮事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飲則小盈

見太平御覽六百七

伊川

作明道行實

謂如羣飲於河各充

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

者豈肯爲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元所案抱朴子內篇論仙第二按董仲舒所撰李少

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首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爲丞相時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爲句漏令終於羅浮山事迹具晉書本傳附書經籍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雜家抱朴外篇五十卷今本作內外篇八卷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名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卽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

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三云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

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閱按隋書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

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形管之法也。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元圻案抱朴子論仙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西京雜記今本六卷舊唐書經籍志曰晉葛洪撰朱黃長容東觀餘論謂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采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此條所引今本無此文。漢武故事今本一卷舊稱班固著是公武讀書志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荀悅淑之孫後漢書本傳悅字仲豫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中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

祛惑

抱朴子篇名

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

書也某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撻三折今乃大悟

內篇二十

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撻見於此

原注撻一作撻此方士寓言也集註太平御覽

覽六百十六引論語此考證曰孔子頌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葛氏蓋本緯書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

三略者始見於此

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略之名

含神霧云風后

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

見史記留侯世家索

隱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

以三略為是荊公

咏張良

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元圯案李運命

論藏文選李善注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注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又賦注引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上有上略中略下略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則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在唐宋藝文志並同光武詔引黃石公乘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出此書軍機之文又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疑即商英所為撰

太平御覽

十

引鄒子曰朱買臣

字翁子漢書有傳

孜孜脩學不

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何云買臣流粟

高風漂麥。元圯案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目農故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澤麥於庭令鳳覆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其後遂為名儒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

不肖之禮

原注見初學記卷事類 集證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長功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四句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

則非

元折案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

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

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開國無盜賊

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

可也

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

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

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全云此做孟子行僻人之意而失之。元圻案賈山至言徐衆世務書篇末議

論皆止凡子之意皆言治而忘其本者晏子春秋景公問于晏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公曰何故吾爲夫婦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闢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晏子之言庶幾知本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

序傳

譏之曰充自

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間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

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

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

問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

文定傳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

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

說陸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

行於九夷

案俱見論衡問孔篇

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

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

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元圻案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也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篇言注袁

山松漢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

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

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

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

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

以名母也充本傳注抱朴子曰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戰中隱處果得論

衡抱數卷持去邑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宋高似孫子略曰袁

山松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

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見宋史文苑傳陳振孫藏其

照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脩三國志題其齋曰家斧書

將成而卒者羅國集三十卷今存二十卷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

問本有於字

孔子

集證云見好生篇荀子哀公篇同

尚

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

集解云今本大傳無北堂書鈔引書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

焉問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頤然鳳凰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荀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頤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頤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畝首

見初學記九帝王部

餘糧棲畝本於此

元封案宋句閣本作小註文選左

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弗收頤聲戰路而洋溢李善注淮南子曰昔客成氏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胡廣碑曰餘糧棲於畝畝淮南子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未邦餘糧宿諸畝首又與子思子略同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見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今本一卷乃宋汪韓編王氏漢志攷謂取諸孔叢子蓋即此本此餘蓋正王林野客案書以餘糧棲畝始於左思之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

案咸今本人物志作咸誤

為德以謙為道老子

以無為德以虛為道

此入觀篇文

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

與老氏異

元封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著述具三國志本傳其註為劉昫所作

聊字延明燉煌人阮逸序曰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考其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

亦不常絕

元圻案法言五百篇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宋咸注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開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出或亡而絕出則萬化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云云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成

法言重黎篇

王介甫日出

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元成則衆人矣

元圻案漢志道家黔

婁子四篇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欲以爲相辭齊王賜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丁定國爲丞相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

安危篇

語也

余襄公

金鑑

謹箴用之

集說太平御覽引殷康明慎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山谷漫錄詩

云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元圻案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起家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諡曰襄事迹具宋史本傳著武溪集二十卷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

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閻廬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原注非筆削為十三篇也何云非筆削句亦

正文○元坊案太平御覽載魏武帝策曰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閻廬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謂說况文繁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漢藝文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閻九卷杜牧注孫子序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書自為序因注解之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非書不能盡注解也子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意有自於新書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其書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

全云胡致堂真云

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

麕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按問

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予其抽條可食兒輩呼爲陽馬瑟恐即迷陽草○元圻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逆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

男忠錫孫

孝壽校字